

你不要笑了好不好

期中考的隔天，實驗室群組起了軒然大波——一隻寬脊露脊鼠海豚在新北萬里擱淺死亡，預計在晚間八點送到臺大動物醫院解剖。

我按下門鈴推過沉重的門，行走在長長的走道上。夜晚的動物醫院雖說不暗，卻也因著房間眾多而變的神祕莫測。憑著記憶穿過一道又一道的門，搭上電梯到了解剖房樓層，我發現自己被卡在門禁之外。

不得不說，夜裡的動物醫院格外安靜而窒息，只有遠處病房傳來我無法判斷的動物嗚咽聲，本該車水馬龍的基隆路也因著一道玻璃窗而隔絕所有聲響。或許是一種沉澱吧，我安慰自己，太緊張容易誤事。好在約半個小時後，實驗室學長姐們推著解剖車從走廊盡頭疾步而來。撲鼻而來的海水鹹濕味以及生物屍體味，讓我抽了兩下鼻子。還記得上次的那隻瓶鼻海豚，因為屍體在海邊陳放時間太久而脹氣，味道之重……

進到解剖房，六個人有條不紊地進行著準備工作。除了要測量海豚身上的各種尺寸（例如身長、吻長、全身各部位周長、胸鰭尾鰭背鰭……），還要為傷口編號並拍照記錄。打架傷、撞傷內傷、擦傷外傷、達摩鯊咬痕，全癒合、半癒合、新鮮傷口，都各有不同的特徵，而這些痕跡也能夠作為判斷死因依據之一。

再來，會進入取皮膚、開胸腔後開腹腔的環節。海豚的皮膚下具有厚厚的白色鯨脂，脂肪厚度間接的表現出野生海豚的飲食是否足夠。看看這隻露脊鼠海豚，可以說是個吃很多的孩子了。而在白色之下，是因高濃度肌紅素而呈現的暗紅色肌肉，隱隱約約可看見肋骨的形狀。十點十分。鋸斷肋骨，暗紅色浸染了因大夜而疲累的人，溫涼的血沿著不被注意的解剖台角落流淌而下，乾涸未乾，帶著些許的組織稠而黏爛。

「哪個乾淨手去處理一下，要不然踩得到處都是。」

器官都要取切片冷凍存放，帶回實驗室做病理分析研究。一些初步特徵也可以大概判斷這隻露脊鼠海豚在死前與後經歷過甚麼。

「口腔內有大量砂石，食道裡面也有……胃部……等下看食糜……估計是嗆水過，並在掙扎時食入大量泥沙。」我回憶著上次解剖的步驟，想著接下來開腹腔。劃開腹腔時，最容易辨認的肝、腸紛紛流出來，有個囊狀器官鼓鼓的因氣壓而稍凸出開口。血越流越多，趴在解剖台上工作的學姐毫不在意地讓刷手服浸染液體；十一點三十二分，正是夜深而疲憊，疲憊的狼狽。而我從未如此感謝解剖房的正綠色地板，讓我的視覺得以平衡休憩片刻。我揉了揉乾澀的眼睛，觀察著囊狀器官上血管走向，疑惑地問學姐。「那是胃嗎？」

誰知，平時沉默的學姐用她還沒帶回手套的手抓住我的上臂，

微顫而堅定地看著我，眼底有光。「那是奇蹟。」

奇蹟。甚麼樣的器官會讓學姐稱為「奇蹟」？

我倒抽一口氣。不敢相信自己腦海中第一個跳出來的可能。

十二點了，各個器官的切片都處理好，只有那個囊狀器官被拖到另一個解剖台上放置，靜靜地，無人理會。結束這頭的工作後，我被那位平時就沉默的學姐拉到另一個解剖台。「學妹，今天你可以動到刀。」

薄薄的肌肉包裹成腎狀的大囊，繫膜血管在光滑的膜上結成好看的網。受到搬移、碰撞時震動的模樣，像是有一大團水在裡面流動著。燈光灑下的時候，我甚至看見了內裡的輪廓。

在眾人可以說是羨慕的眼神下，我劃下了第一刀。

嘩啦。

羊水破流，生命是這樣誕生的。停下手頭工作的六個人靜靜的看著小海豚從子宮角中滑出來。不同於另一個正在鋸下頭顱準備取腦的大海豚解剖台，微黃的羊水洗去了些許的血漬，溫柔的包裹著小海豚微溫卻正涼去地軀體。

「都成型了……」學姐嘆了一口氣。「怎麼不就晚個幾天再沖上來了呢？」

一旁的我無暇回話，大腦一片空白的盯著小海豚上揚的嘴角，身體在體力極限之下應急的低燒瞬間冷卻下來。我打了個寒顫。那眼睛，溫潤的像是下一秒就能睜開。

我從未如此直面過生命，甚至因為必須盡快完成工作要將流淚的渴望打包成壓縮檔放置在大腦深處，甚至，甚至滿意著淹到眼眶的淚水可以讓原本乾澀的眼睛能看得更清楚、更舒服、更好下刀。

我在短短兩秒內整理好一切情緒，著手繼續準備工作。凌晨一點零九分。取皮樣本。寬脊露脊鼠海豚的背上，有一個佈滿小突起的「脊」，研究人員一直不清楚它們的作用，如果有了這次海豚胎兒的取樣，或許在發育過程上就能夠了解得更加透徹。老師還特別打電話跟我們確認，骨架要保存好，要做成骨標。

我時不時看著小海豚上揚的嘴角以及尚未睜開的眼，握著牠小小的心臟從動脈處割斷取下，置於黑布等待拍照再取樣。比劃著如何卸下肝臟時，我的衣襪也浸在血中了。溫溫熱熱地，貼在我的小腹上，然而正也是這種溫軟，令人疼痛著哀悼著。而那個理智的我冷靜地回憶著兩次經驗的解剖過程，聽著學姐的指示將器官們一一拆開。當一切結束，放下解剖刀時，我終於忍不住把手貼在這孩子的額頭上，想著，我知道那不是你真正的笑，你不要笑了好不好。

好痛。

三點整。我們把大大小小的夾鏈袋以及黑色塑膠袋丟進零下二十度的冷凍庫中保存，大小海豚的骨架及殘肉也在袋子裡了。花了半個小時將解剖房恢復成原本的樣子，六個人拖拉著裝著工具的行李箱、福馬林罐子、冰桶下樓。「辛苦了。」實驗室助理姐姐回頭看著動物醫院熄燈的大門。「今天真的是奇蹟。」

是的。對於迫切想學習並熱愛海豚的我們，牠是奇蹟。但我知道這晚一定還多出些甚麼。騎車沿著基隆路回宿舍，凌晨因飢餓與疲累疊加的胃痛已經毫無知覺，我選擇坐在路邊喝著溫熱的米漿。

奇蹟。去他媽的奇蹟。我終於仰頭哭了出來。

連城

個人簡介

連城來自於溫暖的南國，熱愛海洋，希望自己成長茁壯後能夠致力於生態保育與自然寫作。目前從事鯨豚研究。

大翅鯨是本命，獨角鯨是信仰。連城相信人身為自然的一部份，必定存在著與其相連的繫帶。隨著時間軸推著長大，那樣的純粹逐漸消弭於庸碌的生活。但當人們停下來看一篇裝容著山河海天的文章，是否能找回最原始、根本，對於自然最直覺的愛？連城相信有了愛，就能讓人更加關注這個在微末之處逐漸破敗的世界。共勉之。

得獎感言

大翅鯨翻身的時候，連城都會忘記呼吸。會走到這個似乎與科學世界相距甚遠的地方，好像是個巧合。

愛如漣漪擴散。所以連城也喜歡獨角鯨、灰鯨、小鬚鯨。也好像是連城其實沒有甚麼得獎感言。反正一切始於一種閒來無事的文學性實驗記錄，記了半年記到今天，也或許可以寫到下一個年。一切隨意。

唯一感謝魏老師，他讓我明白，身為一個研究者（我會成為研究者的吧）也可以與文學有那麼點關聯。

短評

林黛嫻

細緻敘寫一隻寬脊露脊鼠海豚的解剖過程，題材新鮮，讓人閱讀起來興味盎然。更耐人尋味的是，「薄薄的肌肉包裹成腎狀的大囊，繫膜血管在光滑的膜上結成好看的網」，那是什麼？不是胃，負責解剖的學姊說是「奇蹟」，原來那是海豚的子宮，刀子劃下，羊水破流，小海豚從子宮角中滑出來，生命原應該是這樣誕生的，可惜只成全了研究。